# 朝觐——生命之旅

# （1/2）：驻阿尔法及之前的准备工作



到麦加朝觐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，它起源于易卜拉欣圣人时代，是世界各族穆斯林一生中最向往，也最令他们激动地一项功修。

14个世纪以来，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汇聚到麦加——伊斯兰的诞生之地，来履行这项功课，来完成作为一名信仰者应尽的义务。

穆斯林的朝觐，可以追溯到易卜拉欣圣人时代。根据《古兰经》的记载，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一起修建了“克尔白”——安拉之房（中国穆斯林惯称“天房”）。克尔白是全世界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的朝向。先知易卜拉欣首创了朝觐的仪式。因此，朝觐功课无不使人们回想起易卜拉欣、他的妻子哈哲尔和儿子伊斯梅尔的感人故事。

《古兰经》有一章节名为《朝觐章》，其中，安拉命令朝觐，同时，也讲述了历代先知举行朝觐的情况，指出朝觐是一项永恒的主命：

**“当时我曾为易卜拉欣指定天房的地址，我说：‘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，你应当为环行者、立正者、鞠躬者和叩头者，打扫我的房屋。你应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，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驼，到你这里来。”（《古兰经》22：26-27）**

到了穆圣时代，穆圣同样接到朝觐的命令。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朝觐仪式已被多神教徒的仪式所污染。因此，穆圣依据安拉的命令，恢复了古圣易卜拉欣所创立的纯洁的朝觐仪式。

穆圣亲自向信士们教授朝觐的仪式。他通过两种途径教授：亲自实践；圣门弟子们做出一些行为，他加以认可。这虽然使朝觐仪式看起来复杂了一些，但却增加了它的灵活性，更能照顾到朝觐者的切身利益。例如，朝觐中几项重要仪式的先后次序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做某项，后做某项，这是允许的，因为穆圣都准许了这些做法。这样，朝觐的仪式就显得更加细致、完善、灵活。

到麦加朝觐，是每个身体健康、经济条件允许的男女穆斯林一生必须履行一次的义务。或者用《古兰经》的话说：

**“凡能旅行到天房的，人人都有为安拉而朝觐天房的义务。”（《古兰经》3：97）**

虽然儿童也可以随同他们的父母去朝觐，但朝觐不是他们的义务。

举意朝觐者，应在出发之前，忏悔罪过，改正错误，还清债务，除自己准备足够的盘费之外，还要为家人留下在他离开这段时间内足够的生活费用。朝觐期间，他应该具有良好的举止行为。

当朝觐者踏上朝觐的旅程时，就意味着他已加入有几百万人组成的朝觐队伍。现在，每年都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朝觐者，通过陆路、海路或乘坐飞机来到麦加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现在人们朝觐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过去的人少的多，现在人们能很轻松地完成自己的各项朝觐功修。

而在19世纪以前，到麦加的旅途漫漫，困难重重，朝觐的人们需要组成团队，穿越沙漠。当时主要有来自三个方向的团队：来自开罗方向的埃及团队、从巴格达出发的伊拉克团队，以及叙利亚团队（1453年之后，开始于伊斯坦布尔）。这些团队在沿途不断汇聚朝觐者，浩浩荡荡地向麦加进发。

那时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朝觐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朝觐团队中都是是富裕的人，他们就会备有各种生活设施和安全人员。但如果是穷人，有时会在路上断了供应，所以为了完成朝觐，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在路途中打工，挣得一点旅途必需的盘费，然后继续赶路。这样的朝觐者有时要花费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朝觐。早期的朝觐旅途还充满风险，因为在路上不断遇到劫匪，路途很不安全。有时，朝觐者还要跋涉十分险要的地方。有时，他们还会遭遇各种灾难和疾病，很多人会死在半路上。因此，当朝觐者顺利返回故里时，人们会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，感谢安拉使他们平安归来。

由于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吸引，许多西方人也到访了两圣地——近15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朝觐者的聚会之地。有些西方人甚至装扮成穆斯林进入两圣地。当然西方人中也不乏抱着到麦加履行义务的虔诚的皈依者。很多人被朝觐的场面所打动，记载下了他们对朝觐的印象以及其仪式，这些都深深吸引着他人。

朝觐的时间是伊历 12月8日—13日之间。朝觐的第一项仪式是受戒。

男子的戒衣，是两块没有缝制过的白布，一块做围裙，从腰部一直遮盖到踝骨以上，另一块做披衣，搭在肩部。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两位圣人朝觐时，就着这样的装束。妇女的戒衣就是日常穿的衣服。男子须赤着头，男女都可以使用伞遮阳。

洁白的戒衣象征着纯洁，喻示朝觐者要弃恶向善，也表示人的平凡。它还暗示；在安拉的面前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。当男女虔诚受戒时，意味着他们从此进入了纯洁的状态，不能争吵、不能犯罪、夫妻之间不能进行性生活。受戒后，朝觐者不可以刮胡须、剪指甲、或者佩戴珠宝，直到开戒后，朝觐者才可以脱下戒衣。

麦加居民朝觐时，举意受戒，穿上戒衣，就意味着开始朝觐功课了。麦加以外的朝觐者，进入了麦加前在指定的地方受戒，穿上戒衣，然后，高声念诵应召词：

**“安拉啊，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你是独一的，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你是可颂的、尊严的、掌控万物的！你是独一的。”**

响彻云霄的应召词萦绕在麦加上空，回荡在圣地四周。

朝觐第一天，即伊历12月9日，朝觐者离开麦加，前往麦加东部的米纳。这里平时没有人居住。朝觐者到达米纳后，遵循先知的圣行，进行沉思和祈祷。

朝觐第二天，即伊历12月9日，朝觐者离开米纳，前往阿尔法平原。朝觐最重要的仪式就在此地举行。百万朝觐者汇聚在这一广场，这壮观的场面提醒人们末日的审判场就是如此。有人还会到此地的“仁慈山”凭吊古迹，在那里，穆圣发表了具有永恒价值的辞朝演说。这一演说内容丰富，广泛，涉及宗教、经济、社会和政治问题。这一天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。人们在这里祈祷、啼哭哀怜，挥洒忏悔的泪水，哀求安拉饶恕他们的过错。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，朝觐的仪式达到了高潮，人们似乎觉得伟大的安拉就在他们的眼前，离他们如此之近。

埃弗林·科波德是第一个到麦加朝觐的英国妇女。早在1934年，她描述了自己在阿尔法特的感受：

“只有大师才能描绘这一壮观的场面。在这里人们感到动人心扉的悲壮。如此众多的人汇聚在此，我只不过是其中渺小的一员，完全消失在充满信仰激情的人流中。许多人泪如雨下，还有人面向繁星闪烁的长空——见证如此宏大场面十几个世纪的长空。祈祷者闪烁着泪光的眼睛、充满着激情的表现、张开双手虔诚祈祷的神情，都深深打动了我，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简直算不了什么。我沉浸于这一情感的大海中。我和其他的朝觐者一起，以崇高的行为完全顺从伟大安拉的宗教——伊斯兰。”

站在阿尔法的大地上，她进一步描述了朝觐者接近圣人的那种感受：

“当我站在大理石柱旁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站在一块圣洁的土地上，仿佛觉得眼前出现了1300年前、面对同样流泪哭泣的人群，穆圣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的情景。我似乎觉得许多宣讲师在巨大的平原上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发表演讲。伟大朝觐的高峰就出现在这里啊！”

据传，穆圣请求安拉饶恕那些汇聚于阿尔法的朝觐者，安拉恩准了他的这一请求。因此，充满希望的朝觐者准备离开这个充满吉庆的平原时，他们犹如新生的无罪婴孩，决心要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。

# （2/2）：易卜拉欣礼仪

伊历12月9日，日落之后，朝觐的人群开始向穆兹代泰利法进发。穆兹代泰利法位于阿尔拉法和米纳之间。到达在这里后，合并礼昏礼和宵礼。然后在此地捡拾绿豆般大小的一定数量的小石子，以备第二日射石之用。

第三天拂晓，朝觐者离开穆兹代利法，回到米纳进行射石仪式。在这里他们用头一天准备的石子来掷射靠近麦加的那根石柱（现为石墙）。这一仪式与先知易卜拉欣有关。当朝觐者向石柱投掷7颗石子时，他们就会想起撒旦（恶魔）阻碍易卜拉欣履行安拉的命令、牺牲儿子的动人历史故事。

射石象征人类对恶魔和邪恶势力的斗争，这一斗争不是一次，而是七次——数字7表示这种斗争的无限性。

射石仪式举行完备后，朝觐者要宰牲，牺牲一只羊、骆驼或牛等动物，把肉施舍给贫穷的人，也可以为自己留下一部分。

献牲仪式也与易卜拉欣圣人有关。他依据安拉的命令，准备献出自己的儿子。这个仪式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：为了主道，穆斯林愿意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。这一仪式提醒穆斯林要弘扬伊斯兰的真精神，这就是要顺从安拉的意志。这一仪式同时还提醒朝觐者，要与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分享今世的利益，显示对安拉的感谢之意。

到这时，朝觐的主要功课已经基本完成，朝觐者可以脱下戒衣，穿上平时穿的衣服。在这一天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朝觐者一样，分享吉庆时刻。他们个人或者集体宰牲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：宰牲节。朝觐的男子可以剃头或剪发，朝觐的女子可以剪下发梢，表示小开戒（解除部分受戒状态）。这也表示谦虚敬重。到此时，除了夫妻同房在受禁之列外，其他所有禁令都解除了。

朝觐者还要到麦加禁寺，去完成另一项重要的仪式：“团瓦夫”，即环游天房克尔白七圈。环游天房的每一圈时，都可以念诵一些祈祷词。环游天房，意味着承认安拉的独一，意味着以安拉为核心，人类开展所有的活动。它还象征着安拉与人的和谐统一。

托马斯·阿波克罗姆比，一位皈依了伊斯兰的新穆斯林，是一名作家，还是《国家地里杂志》的摄影师。他在1970年曾到麦加朝觐，描写了朝觐者环游克尔白的情况，在他看来，环游礼显示朝觐者的团结与和谐：

“在禁寺，我们围绕克尔白行走7圈，用阿拉伯语念诵这段话：‘我们的养育主啊，我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你这里。主啊，在你的尊严的宝座下赐我一个避难之所。’我们沉浸于人流中，耳边是朝觐者此起彼伏的祈祷声。我们象和谐宇宙中运行的灿烂群星，每一个人是围绕圣殿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原子。”

在环游克尔白时，朝觐者可以亲吻或触摸黑石。这是一块鹅卵形的石头，在7世纪，被人们镶上银框。这块石头在穆斯林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。根据《圣训》的记载，这块石头是易卜拉欣和伊斯梅尔修建克尔白留下的唯一遗迹。但朝觐者亲吻石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穆圣本人曾吻过此石。

接吻黑石不是信仰忠诚的表现，也不是一种功修，现在不是、过去也不是。因为第二任哈立法欧麦尔模仿先知穆圣的行为，吻了这块石头后留下一句千古名句：

**“我知道你只是一块石头，你不能给人带来益处，也不能带来坏处。要不是我看见穆圣（愿安拉赐福于他）吻了你，我也不会吻你。”**

完成“环游礼”之后，朝觐者一般在易卜拉欣立足处礼拜祈祷。立足处就是易卜拉欣圣人站着修建克尔白圣殿的地方。在此地祷告结束后，可以喝渗渗泉水。

还有一项仪式就是在“赛发”和“麦尔外”两山之间“奔走礼”。这是人们纪念哈哲尔丰功伟绩的内容之一。伊布拉欣圣人带着哈哲尔母子到了“寸草不生”的麦加，把他俩安顿于此地。

“奔走礼”纪念哈哲尔忙乱中为了儿子的生存而寻找水源的事迹。她在“赛发”和“麦尔外”两山之间来回奔跑7次寻找水源而不获，最后却在孩子的脚下发现了渗渗泉。这个泉水奇迹般地在伊斯梅尔小小脚下渗出。今天，朝觐者饮用的泉水就是这古老的泉水。

这些仪式举行完备后，朝觐者可以开戒（大开戒）。现在他们需要再次回到米纳，驻留到伊历12月的12日或13日。按照先知穆圣的遗行，朝觐者在这几日需要掷射位于米纳的三个石柱。然后与朝觐期间结识的朋友们告别。在离开麦加之前，朝觐者到克尔白进行最后一次的“环游”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圣地，返回故乡。

一般情况下，朝觐者在“正朝”之前，举行“副朝”。这也是《古兰经》的规定和先知的圣行。与正朝不同是，副朝只在麦加的禁寺举行，没有时间上的限制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履行。穿戒衣、念应召词，以及朝觐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也是副朝的基本内容。副朝有三个仪式：环游礼、奔走礼、剃发或打短头发。朝觐者和参访者遵守这些规矩，表示对圣地的敬重。

在来麦加或者离开麦加之前，朝觐者大多也借机游访麦地那先知清真寺及圣陵。麦地那是伊斯兰的第二大圣地。穆圣安葬于此。他的陵墓十分简朴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探望圣陵与朝觐功课无关。接纳并欢迎穆圣迁居于此的这座城市，具有丰富的历史古迹，人们看到这些古迹时，会情不自禁地纪念穆圣作为先知和政治家的光辉的一生了。

数个世纪以来，备受人们尊敬的这座城市里，人们依然会感觉到穆圣的影响力。1926年，皈依伊斯兰的澳洲犹太人穆罕穆德·阿萨德，从1927年到1932年之间做了5次朝觐，他对这座城市作了这样的评价：

“即使过去了1300年的漫长历史，先知的精神犹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，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。正是因为有了先知的努力，这个曾经叫‘叶斯里布’的、政治社会四分五裂的小村庄，成了一座举世瞩目的城市。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这座城市一样，到如今依然受到穆斯林的热爱。它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：因为1300多年来，人们称它为‘先知之城’。1300多年以来，人们把所有的爱都汇聚于此，此地犹如一个大家庭，一个和谐的团体。”

当这些种族不同、语言各异的朝觐者回到他们的故乡时，他们也带去了对伊布拉欣、伊斯梅尔、哈哲尔和对先知穆圣的珍贵回忆。他们将会永远记住这一盛大的集会。在这个集会上，无论是穷人、富人，还是白人、黑人，也无论是年轻人，还是老年人，他们所有的人平等地汇聚在这里。

他们将怀着敬畏之心，带着纯洁之心返回故乡：他们曾驻足先知最后一次朝觐时发表演讲的阿尔法，体验接近安拉的敬畏之心；曾在阿尔法体验真诚忏悔后的纯洁心境；他们还将带去并发扬建立在伊斯兰基础上穆斯林兄弟情谊、带去关爱他人的精神，他们将成为发扬伊斯兰文化的生力军。

朝觐者带着希望，幸福地返回到故乡。他们完成了安拉规定的主命，履行了朝觐义务。但愿安拉接纳他们的朝觐，但愿他们的朝觐诚如先知所说：

**“正义的朝觐，其报酬就是乐园。”（《铁密济圣训集》）**